

# 十九世紀山左學者馬國翰與 許瀚之文獻學

丁原基

## 摘要

馬國翰（1794-1857）與許瀚（1797-1866）是十九世紀的傑出文獻學者，他們承襲乾嘉學風而潛心於做學問，馬國翰在目錄學、輯佚學的成就；許瀚在金石學、小學、目錄學、校勘學、方志學方面，都曾留下重要的著述。但兩位學者由於身處山左，他們的著述並未及時刊刻廣泛流傳，也不像同時代學者如何紹基、汪喜孫、俞正燮、龔自珍那樣為人們所津津樂道。因而今日研治清代學術或醉心於文獻學領域的學者，對於山東歷城的馬國翰與山東日照的許瀚仍是比較生疏，筆者近年研究之範圍，多為山東文獻學家之學術，茲編即就馬、許兩家的生平及其在文獻學的成就予以論述。

## 一、前言

馬國翰（1794-1857）與許瀚（1797-1866）是十九世紀的傑出文獻學者，他們承襲乾嘉學風而潛心於學，馬國翰在目錄學、輯佚學的成就；許瀚在金石學、小學、目錄學、校勘學、方志學方面的造詣，較之乾嘉名賢，不遑多讓。但兩位學者由於身處山左，他們的著述並未及時刊刻流傳，也不像同時代學者，如：何紹基、汪喜孫、俞正燮、龔自珍、張穆等，為人們所熟諳。因而今日研治清代學術

關鍵詞（**Keywords**）：清代學術；文獻學；馬國翰；玉函山房；許瀚；許印林

Documentary Science；Guo Han Ma；Han Xu；Shan Dong Documentary

丁原基：東吳大學中國文學系教授兼圖書館館長；E-mail: ting6153@scu.edu.tw

文獻學領域的學者，對於山東歷城的馬國翰與山東日照的許瀚仍是比較生疏。筆者近年研究之範圍，多為山東文獻學家之學術，茲篇即就馬、許兩家的生平及其在文獻學的成就予以探討論述。

## 二、馬國翰之生平、著述及主要成就

### (一) 生平

馬國翰，字詞溪，號竹吾。生於乾隆五十九年（1794），卒於咸豐七年（1857）。山東濟南歷城人。父名錦，歷任山西汾州府經歷、甯鄉、武鄉、天鎮等知縣。馬國翰自幼從賈璇讀書，十六歲時丁父憂，十九歲中秀才，乃奔走四處以養家。道光十一年（1831）鄉試第三名，次年（1832）成進士，時年三十九歲。有詩云：「風簷辛苦憶從前，七度鄉科二十年。」<sup>[1]</sup>此後歷任陝西洛川、石泉、涇陽知縣。道光十九年（1839）因政績卓越，以刺史陞用，因去家既久，墳墓廬舍均須修治，請假歸里；家居課子之餘，與周二南（樂）、何莘野（鄰泉）、謝問山（焜）、王秋橋（體涵）、范伯野（垌）諸名士結鷗社于大明湖上。道光二十四年（1844）擢陝西隴州（今隴縣）知州。咸豐三年（1853）引疾歸，越四年卒於家，葬九里山陽，享年六十四。事蹟具《續歷城縣志·列傳第三》、《清儒學案》卷一九六及王重民先生撰《清代兩個大輯佚書家評傳》。<sup>[2]</sup>

### (二) 藏書

山左地處華北，相對地易被誤以為風氣閉塞，刻書之風不足，謝國楨曾有「冀北魯東，文物之邦，猶未有刻書之風」之論。刻書之風雖不盛，然抄書、藏書之風則甚盛。王紹曾撰《山東藏書家史略》，列舉歷歷。馬氏自序《玉函山房藏書簿錄》，述其蒐藏圖書之經過，云：

余性嗜書，聞友人家中有奇編秘籍，每以一瓶乞假，手自抄錄。遇諸市肆，不惜重直購之。為諸生日，硯田所獲，半供書價。或有時典質衣裘，室人以書痴譙余，弗顧也。比筮仕西秦，前後十四年，中間家居者五年，廣搜博訪，細大不捐，乃積書五萬七千五百餘卷。<sup>[3]</sup>

[1] 見 官洛川分校陝甘閩偶成二律詩，《玉函山房詩集》（清光緒十年（1884）繡江李氏補刊）。

[2] 關於馬國翰生平，可參見匡源，《玉函山房輯佚書·序》（清光緒九年（1883）長沙瑯嬛館補校刊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1997）；王重民，《清代兩個大輯佚書家評論》，《輔仁學志》，3：1（1932），又載於：《中國目錄學史論叢》（北京：中華書局，1984）。

[3] 《玉函山房藏書簿錄·自序》，《玉函山房藏書簿錄》（北京：北京圖書館，2001.6）。

《續歷城縣志》有一則關於馬國翰之記載：

國翰家貧，好學，自為秀才時，每見異書，手自抄錄。及成進士，為縣令，廉奉所入，悉以購書，所積至五萬七千餘卷。簿書之暇，殫心搜討，不遺餘力。晚歸林下，猶復矻矻孜孜，纂輯無虛日。其津逮後學之心，可謂勤矣！<sup>[4]</sup>

馬氏藏書數量見自編《玉函山房藏書簿錄》二十五卷及《續編》一卷。杜澤遜教授於 影印《玉函山房藏書簿錄·序》統計為4,381種、57,579卷。<sup>[5]</sup>邱麗玟撰 馬國翰及其《玉函山房藏書簿錄》研究<sup>[6]</sup>，去其複本與別裁者，凡4,366種、57,925卷。計經編，1,031種，11,453卷；史編，684種，13,121卷；子編，1,527種，11,861卷；集編，1,062種，15,540卷。

### (三) 著述

馬國翰著作除自編《玉函山房藏書簿錄》及輯佚鉅著《玉函山房輯佚書》外，復有其外孫李元璉為之整理著作輯成之全集。光緒十三年（1887），蔣式瑾經李氏兄弟求諸馬家，索得馬國翰輯佚殘稿，先後校錄成《玉函山房手稿存目》。十五年（1889）將馬氏詩詞雜著合刊為《馬氏全書》，山東巡撫張曜為梓印六十部。

<sup>[7]</sup>《馬氏全書十種》其內容詳如表一所示。

馬氏別有：

《玉函山房文集》五卷《文續集》五卷

《玉函山房詩鈔》八卷

《買春詩話》一卷<sup>[8]</sup>

《農諺》一卷<sup>[9]</sup>

《竹如意》二卷<sup>[10]</sup>

《紅藕花軒泉品》九卷<sup>[11]</sup>

<sup>[4]</sup> 轉引自：王重民，清代兩個大輯佚書家評論，《輔仁學志》，3：1（1932），頁20。

<sup>[5]</sup> 同註3。

<sup>[6]</sup> 有關《藏書簿錄》的研究，可參見邱麗玟，《馬國翰及其玉函山房藏書簿錄研究》（臺北：臺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7）。

<sup>[7]</sup> 鄭偉章，《文獻家通考》（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778。

<sup>[8]</sup> 《買春詩話》一卷，光緒己丑（1889）刊。採錄多清新刻露之作，知馬國翰說詩以性靈為宗。

<sup>[9]</sup> 乞假家居時作品，收集流傳民間的諺語，將古今農諺編為一帙。

<sup>[10]</sup> 記錄民間傳聞百餘事，釐為上下兩卷，取《齊書明僧紹傳》語，以《竹如意》名編，意即談柄也。

<sup>[11]</sup> 本書蒐集古代錢幣，有手稿書板泉幣，馬國翰藏泉初各嵌著板上，旁刻考證，後又彙集考證，刊為泉品。卷一古幣，卷二周秦錢，卷三至卷八漢至明錢，卷九無考及外國錢。現收入《中國錢幣文獻叢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據復旦大學藏紅藕花軒泉品清稿本影印，1992.8）。

《目耕帖》三十一卷《目耕帖續刻》二卷<sup>[12]</sup>

《買春軒國風說》<sup>[13]</sup>

《分類編典稿》一冊

《訂脣編買春軒儷字》卷未詳

《五山館詩課》二卷

《紅藕花軒賦草》一卷

《紅藕花軒試帖》一卷

《紅藕花軒課草》四卷

《神萃》一卷<sup>[14]</sup>

表一：《馬氏全書十種》各冊內容

第 1-2 冊	《玉函山房詩集》六卷 其詩分年編次，前有吳鳴捷、李廷榮兩序及李璋煜、周樂、李鄴等題詞。清光緒十年（1884）繡江李氏補刊本。
第 3 冊	《百八唱和集》一卷；與李廷榮唱和之作。自序曰：「詩凡十三首，有起句入者四首，共得一百八字，因以《百八唱和》顏之。」 《治家格言詩》一卷； 收李廷榮《種玉山房詩草》一卷
第 4-5 冊	《玉函山房試帖》一卷、續一卷
第 6-7 冊	《月令七十二候詩》四卷 有關月令季節之著作。清光緒十年（1884）繡江李氏刻本，收入《馬氏全書》；1997年北京出版社之《四庫未收書輯刊》亦據此本影印。
第 8-11 冊	《夏小正詩》十二卷 為物候之作。有《烏石山房文庫》清道光二十二年刊本及《馬氏全書》清光緒十年（1884）繡江李氏補刊本。
第 12 冊	《文選擬題詩》一卷
第 13-14 冊	《玉函山房制義》二卷
第 15 冊	蔣式理校錄《手稿存目》一卷

[12] 馬國翰隨手割記以備忘，可視為讀經心得。書名用王韶之語，以「學海汪洋，豈目力所能盡而就見，在書田中，筆為我耒，墨為我稼，落實取材，三冬足用，未敢謂貧糧之饋也。」《目耕帖·引》

[13] 自關雎至二子乘舟，每篇略有論斷。

[14] 自序云：「（前略）神無不在，目貴長存。用是肆力蒐羅，覃精博考，萃薈百家之載籍，燦陳二氣之良能，上索日星，下稽岳瀆，雖未能盡出儒書，究不敢妄為杜撰。」知其為闡明神道之存，乃勾稽典籍中相關者，加上聽聞所見而成。

#### (四) 主要成就

##### 1. 目錄學方面

馬國翰於目錄學的成就，主要呈現於《玉函山房藏書簿錄》一書。此編雖有清道光間刻本，惟坊間罕見。2001年北京圖書館出版社據山東大學藏本影印，影印經過，杜澤遜於影印《玉函山房藏書簿錄·序》，言之綦詳，足資參考。

目錄體制發展至清代已臻齊全，《玉函山房藏書簿錄》著錄書目體例充分呈現出「辨章學術，考鏡源流」之特點。《簿錄·自序》云：

余每得一書，必深究一書之用意。暇日排比，依晁公武《郡齋讀書志》、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之式，分列部居，撮記要旨，為《藏書簿錄》二十六卷，就架上現有之書編次。其有所遺漏及後更新得者，再為續編以補之焉。<sup>[15]</sup>

馬氏《簿錄》最可取者，即為四千餘部典籍均做晁公武、陳振孫撰有提要。《簿錄》於每書之下，先錄其卷帙，次撰者名氏，次品題其內容，且對每種書的版本源流與優劣、卷數增減及內容得失均予以專述。如一書藏有數版本者，僅著錄一條，而其餘異本兼注於該書之下。杜澤遜謂：

《四庫全書》綜括群書，撰提要萬餘篇，實古典目錄空前傑作。《提要》之後，學界每以阮元《擘經室外集》、周中孚《鄭堂讀書記》繼之。阮氏之作才一百七十餘種，且半出他人之手，故號《外集》。《鄭堂讀書記》都四千餘篇，考辨精當，無愧後勁。自此以外，罕有其匹，有之，則《玉函山房藏書簿錄》也。《簿錄》四千三百八十一篇，《四庫提要》未收及《四庫》以後新出著述為數甚多，就其數量而言，清代私家撰述蓋無出其右者。至於每書揭其旨意，論其得失，考其授受，記其版本，皆就原書鑽研而得，信為一家之言，與輾轉抄錄者如耿文光、沈德壽輩，未可同日而語。近世治目錄學史者，以未見其書，故無從論列。

是則於《簿錄》之文獻價值與馬氏於目錄學上之成就，皆得公允之評論。

循覽《簿錄》著錄之書，可知馬國翰藏書大抵重實用；版本以明清刊本、鈔本為主。其「鎮庫之寶」為宋刻本《六臣注文選》六十卷；其他善本見於各家藏書簿錄者，如舊寫本《春秋五禮例宗》、明弘治十四年涂禎仿宋刻本《鹽鐵論》、

<sup>[15]</sup> 按《藏書簿錄》二十五卷于道光二十九年(1849)在隴州任內刻竣。《續編》一冊，只經史二例，收書三千餘卷，未付梓，故《簿錄》實為二十五卷。

明弘治四年吳郡張習刊本、明天順刊本《靜居集》、明崇禎三年句章謝三賓刻本《學古緒言》，珍本明代方志等數種，亦知馬國翰自云「見奇珍秘笈必蒐求抄錄」之語不虛。《簿錄》于叢書及類書收藏較豐，類書計有三十九部四千零七十五卷，蓋與從事輯佚有關。《簿錄》內多見地方志、勸善書及近二千四百種《四庫》未收書，另一特色是著錄大量山東學者藏書、著書、刻書、抄書資料，尤其獲其鄉先輩周永年之藏書頗多，為研究周永年藏書與學術者提供珍貴之資料。凡此，可覘其目錄學之造詣。

## 2.輯佚方面

輯佚之學，始自南宋王應麟；清代輯佚古書，乃出於漢學家治經之需要，成果豐碩。官方輯修之著作，屬《四庫全書》最具代表；而私人纂修之作，如惠棟有《易漢學》八卷，後擴充為《九經古義》十六卷。其弟子余蕭客輯有《古經解鈎沈》三十卷。余氏再傳弟子黃奭有《漢學堂叢書》、《子史鈎沈》，後王鑒修補印本改名《黃氏逸書考》，將黃氏所輯鄭玄著作《通德堂經解》補收在內。他如任大椿輯《小學鈎沈》、《漢魏地理遺書鈔》，嚴可均輯《全上古秦漢三國六朝文》，王謨輯《漢魏遺書鈔》，使六朝以前散佚古書，得略見其面貌。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較為晚出。全書分經史子集為三編，每書各作序錄，冠于篇首，共得五百八十餘種，為六百餘卷，統名曰《玉函山房輯佚書》，刻以行世，其蒐羅之完備，卷帙之繁富，為他人所不及。王重民撰《馬國翰評傳》，推馬氏為清代輯佚第一大家。

《玉函山房輯佚書》之成書與刊刻經過，王重民先生撰《清代兩個大輯佚書家評論》，特編年表詳細說明，本文不擬贅述。要而言之，馬國翰之輯佚，始於嘉慶二十年（1815），其《春日宴孫耿賈氏南園感詩》云：「《訓纂》宜搜鄢，《埤蒼》字訂矚。」係指所輯揚雄《訓纂》，張揖《埤蒼》而言。道光九年（1829）輯漢晉《易》注，是為經編輯佚之始。道光十八年（1838），輯《漢志》農家諸佚篇，自《神農》、《野老》，以逮《范子計然》凡十餘種，則子編輯佚亦已進行。馬國翰於輯佚經、子部完成後即付刻印，其《耕道獵德齋詠史小樂府》序言：「己酉初春，赴郡過汧，丁席儒少尉以其師周亦山先生《耕道獵德齋詠史小樂府》二卷見畀，適余刻經子輯佚書方竣，工猶未去，遂付剞劂氏。」知其書於道光二十九年（1849）已在隴州刻成。後又陸續刻印史編，大抵隨刊隨印，有尚未輯成者，有輯成而未付刊者。由蔣式理《玉函山房手稿存目》十一函一百三十冊看來，知至馬

國翰卒，輯佚未成者眾，因此當時並無定本正式發行。

馬氏無子，書板遺稿，頗有散失。妻丁氏遂將書板及殘存之稿藏章丘女夫李氏複壁中。<sup>[16]</sup> 同治九年（1870）山東巡撫丁寶楨<sup>[17]</sup> 從李氏複壁得書版，版已有斷爛。寶楨補刊其殘缺。同治十三年（1874），濟南濼源書院山長匡源與國翰嗣子超凡、外孫李元璣之伯父李稚玉等人重加整理，分訂一百冊刊行。

光緒十三年（1887）冬，章丘李元璣及從兄李符卿補國翰未刊之書，在超凡子鳳藻處得手稿百餘冊，畀寄居濟南之河北學者蔣式理，為之董理。按八音分為金、石、絲、竹、匏、土、革、木，加上日、月、星，繫其手稿凡十一函百三十冊之目，輯成《玉函山房手稿存目》一卷，次年四月校訂完畢，撰《玉函山房手稿存目》一卷，《玉函山房手稿存目後記》一篇，摘出可補刻者《尚書逸篇》等十一種，歸諸符卿昆季，光緒十五年（1889）刊為《玉函山房輯佚書續編》十四卷。復益以古文詩詞雜著二十種，合為《馬氏全書》。山東巡撫張曜為梓印六十部。中研院傅斯年圖書館藏一部。清末王仁俊以馬氏《輯佚書》未臻完備，又為《玉函山房輯佚書續編》、《補編》凡四百餘種。稿本藏上海圖書館，現已影印問世。自丁寶楨、匡源、章丘李氏昆仲，至蔣式理、王仁俊，均可謂馬氏之功臣矣。

匡源《玉函山房輯佚書·序》云：

先生憫今世學者不見古籍，乃校唐以前諸儒撰述，其名氏篇第列於史志及他書可攷者，廣引博徵，自經注疏、音義旁及史傳、類書，片辭隻字，罔弗搜輯，分經、史、諸子為三編，又各因所得多少為卷，作序錄以冠於篇。六百卷內惟經編為稍全，史編則所得僅八卷，子編自儒家農家外俱無目，顛倒舛錯，漫無條理。蓋當時隨編隨刊，書未成而先生卒，故體例未能畫一也。余得其書，乃參校漢隋唐志，補為目錄如次。

匡序說明《輯佚書》乃將唐代以前已經散亡、毀失的古書，從相關文獻及各種著作注釋和引文中，剔抉、考證、辨偽，盡可能保存亡佚古書面貌，並分門別

<sup>[16]</sup> 見《續歷城縣志》卷二十二藝文、卷四十一本傳。亦可參見鄭偉章，《文獻家通考》（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778。

<sup>[17]</sup> 丁寶楨，貴州平遠（今織金）人。生於嘉慶二十五年（1820），卒於光緒十二年（1886）四川總督任所，葬山東歷城九華山。咸豐三年（1853）進士。同治六年（1867）任山東巡撫，同治八年（1869）創辦尚志書院（俗稱尚志堂），刻印書籍，有「尚志堂版」，且創辦山東最早官書局「山東書局」，參與《十三經讀本》校刊刻印。

類，匯纂成冊，自作序錄冠於每書之首，說明該書來歷及存書沿革、作者事略，提要之後自署「歷城馬國翰竹吾甫」。書後又附自古至今諸家論說及研究狀況，並注明每條資料出處之書名、卷數，有異文者則一一注出。在在說明馬國翰輯佚態度之認真。

關於《輯佚書》之種類及數量，因其中有散佚及未成書者，說法不一。邱德修先生於《玉函山房輯佚書》檢索一文<sup>[18]</sup>，特為該書編製《總目》與《子目》，總計有經、史、子三編，凡卅三類，達六百三十八種；尤其詳於經、子二編。

歸納《玉函山房輯佚書》之特色，馬國翰對清代文獻學之貢獻<sup>[19]</sup>，約有下列數項：

(1)輯佚目標明確：輯佚之主要目的乃為讀書治學，故而「實用」乃為其優先考量。學者治學，閱讀最多者仍為經部典籍，故而輯佚之從事，以經部為最多。馬氏亦以經部為最重要致力者，故而《輯佚書》中，經部最重，佔全書一半以上。且為利於學者使用，隨編隨刊，以求時效。<sup>[20]</sup>

(2)撰寫提要：馬氏不止輯纂佚文，且撰述提要說明該書來歷及藏本沿革、作者事略等。如所輯《周易李氏音》一書之提要云：

《周易李氏音》，晉李軌撰。晉書無軌傳。陸德明《釋文序錄》云：軌字宏範，江夏人，東晉祠部郎中都亭侯。唐釋元（玄）應《一切經音義》引李洪範，宏又作洪，未知孰是。《隋書·經籍志》載其《周易音》一卷，《唐書·藝文志》不著錄。蓋在唐時已缺佚，故《釋文》引只七條，不及徐音十中之一。輯合存之，以備易音三家云。歷城馬國翰竹吾甫。<sup>[21]</sup>

此書作者李軌於正史無傳，馬氏則旁搜他書，於序錄中索得生平，且有疑義者又存而供查。再則，於此書之著錄一一詳明，並考察同載有此書者，比較優劣。

(3)詳注出處及異文：注明出處除表示言而有徵，尚可提供覆覈線索。王謨輯《漢魏遺書鈔》時即注之甚詳，然馬氏更為仔細，不但注明出處，如有一事而數書同引者，則在主要出處後羅列該佚文所有出處。且所注更為具體，如引李善《文

[18] 邱德修，《玉函山房輯佚書》檢索，《中國書目季刊》，24：1（1990.6），頁106-138。

[19] 《玉函山房輯佚書》刊刻流傳與特點，參見李梅訓，馬國翰著述考論，載於：山東師範大學齊魯文化研究中心編，《齊魯文化研究》，總第二輯（2003.12），頁209-217。

[20] 參見葉樹聲、許有才，《清代文獻學簡論》（合肥：安徽大學，2004.1），頁85-86。

[21] 《玉函山房輯佚書》（京都：中文，1979），冊一，頁245下右。



選注》，前人僅注卷數，馬氏更精細地注明出自某卷某篇。又如《周易王氏注》卷下 錯綜群數 條：「錯，交也。綜，理事也。」下注：「《文選》卷十二郭景純 江賦 注，又卷十六向子期 思舊賦 注，又卷三十四曹子建 七啟 注並引，又卷五十八顏延年 朱文皇帝元皇后哀策文 注引下句。」

所注如有異文者，並一一注明，如《薛君韓詩章句》卷下 東有圃草 條：「圃，博也，有博大茂草也。」下注：「《文選》卷一班孟堅 東都賦 注。《後漢書·班固傳》引作甫艸， 馬融傳 注引作圃草。」

(4)多廣徵文獻：輯佚學者多喜用類書、古注為資料來源，馬氏亦如此。所用書籍以類書為最多，如唐代徐堅《初學記》、虞世南《北堂書鈔》；宋代李昉《太平御覽》等。用古注次之，如唐代李善《文選注》、唐代陸德明《經典釋文》、北魏酈道元《水經注》等。此外，馬氏更用經書如《孟子》、《左傳》，用史書如《史記》、《後漢書》，用字書如《說文》、《廣韻》，用筆記小說如漢代劉向《說苑》，用佛藏如《中阿含經音義》、《摩訶般若波羅蜜經音義》，用天文書籍如唐代瞿曇悉達《開元占經》，廣徵博引，蒐羅弗遺。

歷來對於《玉函山房輯佚書》毀譽參半，清代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云：

尋拾奇零，宗理微密，雖多以朱竹垞《經義考》、馬宛斯《繹史》、余仲林《古經解 沈》及張介侯《二酉堂叢書》等為藍本，而博稽廣搜，較之王氏（謨）《漢魏遺書》，詳略遠判。（中略）較任氏《小學 沈》為詳。<sup>[22]</sup>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亦云：

馬氏《玉函山房輯佚書》所輯雖富，但其細已甚，往往有兩三條數十字為一種者，且其中有一部份為前人所輯，輯錄而已，不甚足貴。馬氏書每種之首冠以簡短之提要，說明本書來歷及存佚沿革，頗可觀。<sup>[23]</sup>

以上二家說法為其中較公允者，肯定其廣收博覽、撰寫提要、較同類著作為詳細；惟其中若沿襲前作，過於瑣碎，小疵不免。

然輯佚乃為一頗費日力之工作，且於翻檢群書終日，需甚仔細。以馬氏一人之力，輯佚如此龐大之篇帙，疏漏難免，故而後有王仁俊為其書增輯《續編》、《補編》，增輯四百餘種，至近日仍有學者繼續考輯《玉函山房輯佚書》所遺漏

<sup>[22]</sup> 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卷十一（上海：上海書店，2000）。

<sup>[23]</sup>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5.10，臺八版），頁269。

者，補佚不輟。<sup>[24]</sup>

洪湛侯先生《中國文獻學要籍解題》推崇《玉函山房輯佚書》云：「鉤輯散佚資料，分門別類，聚為一編，簡省學者翻查之心力，且詳判各版本優劣，剔抉精要，其貢獻有目共睹，絕非學問根柢膚淺，文字也較平庸的人，徒以此書之故而名噪一時也。」<sup>[25]</sup>

### 三、許瀚之生平、著述及主要成就

#### (一) 生平

許瀚，字印林，一字元翰。山東日照縣人。生於清嘉慶二年（1797），卒於同治五年（1866）。少承庭訓，嘉慶二十年（1815），補州學生員，以專精許鄭，受知于學政王引之。<sup>[26]</sup>道光五年（1825），年二十九，時何凌漢<sup>[27]</sup>為山東學政，奇印林詩古文，選拔為貢生。同年進京，住何凌漢寓邸，與紹基、紹業兄弟朝夕過從。次年為國子監生員，六月，應朝考，落第。七年（1827）王引之任武英殿總裁，奉命修《康熙字典》，許瀚考充校錄。十一年（1831），《字典》修成，因學養湛深，工作勤奮，敘得六品「州同」銜。

道光十五年（1835），中式舉人。次年，應會試，落第。其後隨順天學政潘錫恩校文。十八年（1838）到京應會試，再次落第。二十年（1840），應山東濟寧直隸州知州徐宗幹之聘，主講漁山書院。次年入都應會試，報罷。為其第三次落第。仍返濟寧，主講書院，修成《濟寧直隸州志》（十卷），助編《濟州金石志》（八卷）。二十四年（1844），赴京應會試，報罷，第四次落第。二十五年（1845）夏，往清江浦為南河總督潘錫恩增訂章學誠未成之《史籍考》。二十六年（1846），在清江浦主持增訂《史籍考》<sup>[28]</sup>，同時進行刻印桂馥《說文義證》。咸豐

<sup>[24]</sup> 如陳鴻森陸續發表《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辯證》數篇於《臺大文史哲學報》，亦為《玉函山房輯佚書》補綴數條缺漏。

<sup>[25]</sup> 洪湛侯，《中國文獻學要籍解題》（杭州：杭州大學，1997），頁152。

<sup>[26]</sup> 王引之（1766-1834），字伯申，號曼卿。念孫子。江蘇高郵人。世稱「高郵王氏父子」。事蹟具《清史列傳》卷三十四、《清史稿》卷四百八十一及劉盼遂《王氏父子年譜》等書。

<sup>[27]</sup> 何凌漢（1772-1840），號仙槎，湖南道州人。何紹基、紹業兄弟之父。嘉慶十年（1805）中一甲三名進士，授翰林院編修。累官至戶部、工部尚書，服官四十年，品行端謹，辦事勤慎。卒諡文安。事蹟具《續碑傳集》卷九。

<sup>[28]</sup> 有關章學誠纂修《史籍考》之緣起、經過，拙作《許瀚之文獻學研究》第四章「許瀚之目錄版

元年（1851）八月，膺選授山東滕縣訓導。三年（1853）四月，返日照，大病。五年（1855）八月，應浙江學政吳式芬邀請，赴杭州，隨署校文。未幾，吳式芬因病引退。次年，自杭州返山東，居沂州，助吳式芬編《攷古錄金文》，致力於金文考釋。

咸豐七年（1857）正月，吳重熹<sup>[29]</sup>至沂州，親邀校訂其父遺書，計有：《攷古錄金文》、《陶嘉書屋鐘鼎彝器款識目錄》、《攷古錄》、《金石匯目分編》等。同年，高均儒<sup>[30]</sup>據所存印林手稿，在清江浦匯刻一冊，延丁晏作序，名《攀古小廬文》，此為許氏述作中最先刊行者。十年（1860），《攀古小廬文》版因捻軍劫掠清江浦而燬。十一年（1861）十月，捻軍越日照縣境，家中藏書及桂馥《說文解字義證》板片，皆毀于兵火。同治五年（1866），抑鬱而卒，終年七十。同治十一年（1872），入祀鄉賢祠。

綜觀許瀚一生，困於場屋，仕宦僅至滕縣訓導，冷官閒署，無有發揮。然許氏於奔波之際，致力於學問不懈，研究考據之學，搜輯金石碑版不遺餘力。龔自珍盛稱其為人，其《己亥雜詩·別許印林孝廉瀚》云：「北方學者君第一，江左所聞君畢聞；土厚水深詞氣重，煩君他日定吾文。」自珍係乾嘉學者段玉裁外孫，幼受庭訓，樸學根柢深厚；此詩非僅推重許瀚，亦肯定許氏治學不囿於地域，能擷各家精髓而自成一家。許印林之生平事蹟，可參袁行雲撰，1983年濟南齊魯書社出版之《許瀚年譜》及筆者撰，1999年臺北市華正書局出版之《許瀚之文獻學研究》。

本學 已作考述。

<sup>[29]</sup> 吳重熹（1838-1911後），字仲憚，晚號石蓮。式芬次子。濰縣陳介祺婿。少與其兄重周同受業於日照許瀚，故于乾嘉諸老之學及金石藝事，靡不覃思邁進。光緒中奉朝旨駐滬，適嘉興唐鶴安藏書散出，重熹得其抄校秘冊甚夥。辛亥（1911）後與章鈺同客津沽，常以目錄金石之學相質證。與繆荃孫亦多往還。著有《石蓮庵詩》（一卷）、《詞》（一卷）；《石蓮庵樂府》（散曲）（一卷）；《吳氏族譜》（十二卷）。事蹟具王紹曾撰《山東藏書家史略》（濟南：山東大學，1992.12），頁247-248。

<sup>[30]</sup> 高均儒（1812-1869），字伯平，號鄭齋，諡號孝靖先生。浙江秀水人。均儒不喜著書，而善校書，嘗任浙江書局總校。咸豐間客遊江淮，為楊以增、吳棠、丁丙校刻書籍，校勘精細。晚年主杭州東城講舍，以朱子小學及程氏讀書分年日程，啟迪後生，士之好學者多歸之。袁昶、陳豪皆其弟子。著《續東軒遺集》（三卷）。事蹟具《碑傳集補》卷三十八及《清儒學案》卷一百六十。

## (二) 藏書

許瀚雖乏於財力，惟平日節衣縮食，用以購書，所至輒滿行篋。所撰 涉江採珍錄、 燕台買書記 兩篇。可略窺其購書之勤。許瀚藏書見《攀古小廬書目》(手稿本，現存北京圖書館)及《丙申南行添帶書目》(手稿本，現存山東省博物館)，前者係殘稿，僅存目次八十餘種，其中有《北堂書鈔》、《冊府元龜》、《群書治要》等類書，已可覘知許瀚藏書之豐。此外，許瀚收藏金石拓本甚豐，其跋姜玉谿大令岱麓訪碑圖 云：

平生舟車南北，攀葛披榛，探幽捫險，以至約食典衣。所致唐以前片石只辭，窮崖巨制，亦不下千種。連城砮砮，純駁雜糅，不敢與鑒藏家埒。

又跋 唐仁愷碑 云：

余蓄金石刻文字，數逾歐、趙，妄欲為歐、趙之為。學殖未深，飢驅黽暇；舟車南北，衰病忽侵。奉檄方膺，挂冠旋退。歸尋篋笥，鼠蠹縱橫。或失其標識，欲定一目錄而不能。<sup>[31]</sup>

## (三) 著述

許瀚著述繁夥，四部之書均有。惟其著述生前多未刊行，惟咸豐七年(1857)高均儒刊行之《攀古小廬文》一冊，然版成不久即燬于兵火。許瀚卒後，楊鐸<sup>[32]</sup>搜輯遺稿，于光緒元年(1857)刊行，名《攀古小廬文補遺》一冊，傳本今亦罕見。許瀚生前囑遺稿交陳介祺，後由吳重熹延丁良善<sup>[33]</sup>校定，光緒間刊板，名《攀古小廬雜著》(十二卷，四冊)，為收錄文稿最多者，全書未及刻竣，僅刷印少量樣本，版旋焚毀。其他批校書冊，單篇零稿，金石跋尾，多歸丁、吳兩家，也逐漸散佚。

<sup>[31]</sup> 見《攀古小廬雜著》(光緒間海豐吳重熹刊本)，卷十二。

<sup>[32]</sup> 楊鐸(生卒不詳)，字實卿，自號石道人，河南商城人。監生。天資穎異，酷嗜金石之學。少歲即遍遊齊魯燕趙吳越江漢，尋碑訪石，孜孜不倦。結交多勝流名士，高譚雄辯，征逐于酒旗歌板間，頗有晉人風味。善繪花卉，下筆俊爽，迅掃疾馳，數十幅立盡。著《函青閣金石記》。事蹟具蔣莒生，《墨林今話續編》。

<sup>[33]</sup> 丁良善(?-1885後)，字少山，山東日照人。布衣。許瀚弟子，精于《說文》及金石文字之學。學政汪鳴鑾以其學行俱優，保荐為翰林院待詔銜。吳式芬著《攬古錄金文》，編集未竟而歿，許瀚繼編校而未刊刻。式芬子重熹官開封時，延良善董理，遂成完書。尤其銘文\_刻之精善，於木刻本中推為第一。張之洞在湖北重刻桂馥《說文解字義證》，因《義證》原為許瀚校刻，故亦延良善主其事。許瀚身後，遺書碑帖多為其輦去，後散佚者多。事蹟具《山東通志》卷一百七十三 人物志·許瀚傳附 及王紹曾撰《山東藏書家史略》，頁273-274。

1929年，同邑王獻唐先生掌山東省立圖書館，銳意收羅鄉邦文獻，尤用心訪求許瀚著述，得遺稿、日記等未刊之著述四十餘種，所收今藏山東省博物館。考述許瀚之著述者，以袁行雲先生撰《許瀚年譜》所附 許瀚著述知見錄 為最備，於許瀚著述之存佚情形有考訂之功，惟仍有遺漏未收者。筆者詳加耙梳整理，計得許瀚著述如下：

### 1. 自著類

《攀古小廬文》一卷一冊，初刻於清咸豐七年（1857）高均儒刊本。

《攀古小廬文補遺》一卷一冊，初刻於清光緒元年（1875）楊鐸函青閣刊本。

《攀古小廬雜著》十二卷四冊，清光緒間刊版，本書無序跋，亦無目錄，傳世者僅毛樣本，篆文俱著墨釘。

《攀古小廬雜著》不分卷四冊，抄本。

《攀古小廬雜著》三卷一冊，稿本。

《攀古小廬古器物名》不分卷一冊，抄本。

《攀古小廬金文考釋》不分卷一冊，抄本。

《攀古小廬金文考釋》一冊，稿本。

《攀古小廬磚瓦文字考釋》二函四冊，稿本（粘貼本）。

《許印林遺著》一卷，光緒二年（1876）刊行，收入潘祖蔭《滂喜齋叢書》。

《許印林遺書》不分卷三冊，抄本。

《許印林手稿》一冊，稿本（粘貼本）。

《許印林手稿》一冊，稿本。

《許印林先生遺稿》一冊，抄本。

《許印林先生題跋》一冊，抄本。

《許印林先生吉金考釋》一卷一冊，抄本。

《印林文存》一卷一冊，抄本。

《印林文稿》一卷一冊，抄本。

《辨尹畹畹毛詩物名辨》不分卷一冊，道光二十三年（1843）濟寧《齊魯課士錄》刊本。

《古今字詁疏證》一卷一冊，民國廿三年（1934）瑞安陳氏袞殷堂校刊本。

《說文引詩字輯》不分卷，稿本。

《說文義證定本》不分卷一冊，抄本。

《說文義證寫刻始末》一冊，稿本。

《管子弟子職篇韻說》一卷，道光二十二年（1842）濟寧《齊魯課士錄》刊本。

《弟子職》一卷，道光二十九年（1849）張穆寫刻本；光緒五年（1879）王懿榮《天壤閣叢書》重刊本。

《經韻》一卷一冊，抄本。

《擬史籍考校例》一冊，稿本。

《論語附錄》一卷，咸豐八年（1858）丁良善刊本。

《韓詩外傳校議》一卷，抄本。

《韓詩外傳校議》一卷，初刊入《攀古小廬雜著》，民國三十一年（1942）由《雜著》抄出重刻，收入《敬躋堂叢書》。

《六君子塲合本》一冊，民國廿二年（1933）寧津李澹之石印《君子留真譜》。

《濟寧直隸州志》十卷，咸豐九年（1859）尊經閣刊本。

《杜詩選注》不分卷一冊，稿本。

《楊刻蔡中郎集校勘記》，牟祥農輯，一冊，稿本。

## 2.校刊類

校刻桂馥《說文義證》，初刊咸豐二年（1852）《連筠籙叢書》靈石楊氏刻；同治九年（1870）湖北崇文書局開雕本。

校刻宋孫奭《孟子音義》不分卷一冊，道光廿三年（1843）許瀚刊本。

校刊許致和《學庸總義》一卷，道光三十年（1850）刊本。

校刊許致和《說詩循序》不分卷，道光廿八年（1848）刊本。

校刊馬邦玉《漢碑錄文》四卷，初刊道光廿七年（1847）靈石楊氏連筠籙刻；光緒七年（1881）補正本；民國七年（1918）濟南新華印字館石印本。

## 3.校訂類

《別雅訂》五卷，光緒二年（1876）刊行，收入潘祖蔭《滂喜齋叢書》。

《攬古錄》二十卷，光緒海豐吳氏刻本。

《金石匯目分編》二十卷，宣統二年（1910）海豐吳氏刻本。

近年有關研究許瀚之專著：1983年，濟南齊魯書社刊行袁行雲撰《許瀚年譜》；1985年復刊行《攀古小廬全集》，擬分三冊，惟僅出版上冊即中止；1999年筆者撰《許瀚之文獻學研究》，僅就文獻學方面探討；2001年河北教育出版社刊行崔巍整理《許瀚日記》。許氏著述之整理、刊行與研究，尚待更多人之參與。

#### (四) 主要成就

##### 1. 目錄學方面

許瀚在目錄學方面的造詣，可以主持《史籍考》及編纂《濟寧直隸州志·藝文志》為代表。《史籍考》為清代目錄學專門著作，由章學誠倡議，畢沅贊之，謝啟昆繼之，潘錫恩又繼之，修纂時間陸續達六十年；然而《史籍考》之得以成書，則許瀚主其事也。<sup>[34]</sup>《史籍考》今雖已不得見，然由許瀚所撰《擬史籍考校例》，可以略見許氏在目錄學方面之卓越見解。

《濟寧直隸州志》由許瀚總纂，梁啟超於《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推崇此編「斐然可列著作之林者」。許瀚將《州志·藝文志》分成「書目」、「碑目」、「詩錄」、「文錄」四部分，著錄完備，考證精詳，可補史志之不足，足資治學者稽考。

##### 2. 校讎學方面

清代學者之校勘成果，一方面體現于大量精校之專書之中，一方面體現在諸書題識及讀書札記之中。可分為兩派：一派強調對校，多列異同；以盧文弨、顧廣圻為代表。此派雖有小學根柢，但尤以目錄、版本學識為長。一派強調理校，善定是非，以戴震、段玉裁、王念孫、王引之、俞樾等為代表，此派具有深厚小學根柢，博覽群書，諳熟諸書體例及致誤的規律，善於以理校定是非，但也不排斥對校、本校、他校。

許瀚長於目錄、版本之學，受業于王念孫、王引之父子，博綜經史及金石文字，於訓詁尤深。一生心力所寄，尤在校桂馥《說文解字義證》。桂馥著《說文解字義證》，論者每與段注並稱。因此有清一代覃精許學者首推段注，與之抗顏行者惟桂書耳。張之洞《重刻說文解字義證序》，嘗就兩書評騭其得失，略云：

竊謂段氏之書，聲義兼明，而尤邃于聲。桂氏之書，聲亦并及，而尤博于義。段氏鉤索比傳，自以為能合許君之旨，勇於自信，欲以自成一家之言，故破字創義為多。桂氏敷佐許說，發揮旁通，令學者引申貫注，自得其義之所歸。故段書約而猝難通辟；桂書繁而尋省易了。夫語其得于心，則段勝矣。語其便于人，則段或未之先也。其專臚古籍，不下己意，則以意在博證求通，輾轉孳乳，觸長無方，非若談理辨物，可以折衷一義，亦如王氏《廣

<sup>[34]</sup> 《史籍考》編纂始末，參見丁原基，略論章學誠及許瀚於目錄學觀點之異同悞 H 《史籍考》修纂為例，載於：陳仕華主編，《章學誠研究論叢—第四屆中國文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5.2），頁481-503。

雅疏證》，阮元《經籍纂詁》之類，非可以己意為獨斷者也。

張氏此論，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復從而引申之，皆可為平實之論。然桂書得以問世，許瀚之功偉矣。蓋許瀚校刊此書，歷時二十年，其經過艱辛坎坷備嘗。<sup>[35]</sup>

許瀚校書已刊者，復有校《金石學錄補》、校《湖北金石詩》，校《歷代石經略》，校《晉義熙銅鼓考》，《楊刻蔡中郎集校勘記》，校《顧亭林年譜》，校穆修《河南集》。未刊者尚有校《詩經韻讀》、校《韓詩外傳》、校《論語疏證》、校《爾雅注疏》、校《急就篇》、校《說文解字》、校影宋本《說文解字》、校《釋名疏證》、校《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校《東家雜記》、校《孔氏祖庭廣記》、校《潛邱札記》等三十種。楊鐸 許印林先生傳 謂其「校勘宋元明書籍，精審不減黃蕘圃、顧澗濱諸君。」

### 3. 小學方面

清代在《說文》整理研究成績豐碩。《說文》四大家，以段玉裁《說文解字注》居首，其餘三家：桂馥有《說文義證》，王筠有《說文釋例》、《說文句讀》，朱駿聲有《說文通訓定聲》。前文說明桂馥《說文義證》得以問世，許瀚之功偉矣；王筠所著，許瀚亦屢加校閱，尤以助王筠《說文釋例》成書，其功最偉。王書初稿約成於道光十七年（1837），其 題記 曰：「陳念庭金城許《繫傳校錄》，而于《釋例》尚有不足，乃未正一事而去。日照許印林瀚詳閱之。」其後許瀚撰 說文答問、 與王葦友論說文或體俗體、 與葦友論說文異部重文 等篇，其說多為王筠採入《說文釋例》。桂文燦《經學博采錄》卷七，略云：「許印林學博與安邱王葦友大令相善，大令所著《說文釋例》二十卷，多采學博說。」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著錄許瀚著《別雅訂》及《古今字詁疏證》二書。清楊鍾羲撰《別雅訂提要》云：「國朝許瀚撰。（中略）吳玉搢（山夫）考古書文字之異同，取字體之假借通用者，系韻編次，各注所出，為之辨證，著《別雅》五卷。瀚嗜金石文字，於訓詁尤深，道光甲辰張穆（石舟）以此書屬為校勘，石舟歎其精覈。」又云：「書中論假借處，或極窒、或極通，今據其通者以通其窒，則無往不通。（中略）凡所評議，折中至當。」《續修四庫全書提要》論《古今字

<sup>[35]</sup> 許瀚校刊桂馥《說文解字義證》之經過，參見丁原基，《許瀚之文獻學研究》（臺北：華正書局，1999.3），頁135-140。



詁疏證》云：「均究極本原，不苟異同。」<sup>[36]</sup>

謝國楨于《讀明清文史書籍題記》，論及《攀古小廬雜著》與許瀚之學云：「清道咸間，北方學者首推許印林之學，惟其著書，版存家塾，流傳不廣，嗜學之士，欲求其書，而不可得。民國初年，日本東京文求堂書肆曾將其所著《攀古小廬文》用珂羅版印行，今此印本，已極難見。曩年余托友于揚州獲得是書，為清咸豐丁巳（1857）刻本，封面有丁晏白文印，前有山陽丁晏序。稱印林邃於小學，殫心《許書》，鑽研既久，發揮至多，如所論《說文》或體重文，深明洵長六書之旨，而講求古韻又極盡其能事，乃匯錄其雜文及讀書札記，蔚為一編。（中略）余得是本之後，旋又得《攀古小廬雜著》十二卷，亦清咸豐間刻本，為徐森玉先生舊藏舉以貽余者，當時琉璃廠邃雅齋書坊，訪書山東，得其舊版，僅印數十部，索價甚昂，故亦傳本甚罕。（中略）是書卷目，計為經傳說附雜考三卷，小學說二卷，金石說五卷附雜考三篇，碑跋附書後三篇二卷。余以椎魯，不解聲音訓詁之學，然以其書中所考漢代石刻 漢嵩山三闕、三公山碑、元氏封龍山碑 等舊拓本，審定行款，辨析文字，徵引史事，詳考其制度，尤啟發余研治兩漢史跡之事。至其所釋六朝造象石刻中「維那」二字為總攝一寺，及後來僧官之稱。張弼《瘞鶴銘辨》，閣本引顧起元為顧元慶之誤，皆確鑿有據，足為考史之資，非僅為癖書之玩好而已也。」<sup>[37]</sup>除說明許瀚著述罕見，並表彰彼於小學造詣之精深。張之洞《書目答問》附錄二 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 列許瀚為小學家。

#### 4. 金石學方面

金石為文獻學中重要之一環，宋鄭樵《通志·金石略序》言之綦詳。晚清學者普遍重視金石材料之搜集、整理，並與小學及文史研究相結合。山左人士對於金石之愛好，尤蔚成風氣，以收藏及傳佈此類學問著名者，首推諸城劉喜海。道光以後，收藏器物最多者，當推濰縣陳介祺，海豐吳式芬。梁啟超於《近代學風之地理分布》云：

山左金石學最富。自顧亭林來游，力為提倡，厥後黃小松（易）宦斯土，搜剔日廣。斯土學者亦篤嗜之，有以名其家者。海豐吳子苾（式芬）、諸城劉燕庭（喜海）、濰縣陳簠齋（介祺）、黃縣丁彥臣（彥臣）、福山王蓮生（懿榮），皆收藏甚

<sup>[36]</sup> 《續修四庫全書提要》（臺北：商務印書館，1971），頁1764。

<sup>[37]</sup> 謝國楨，《讀明清文史書籍題記》，《文史》，第7輯，頁116。

富，而考證亦日益精審。故咸同光間金石學度越前古，而山東學者為之魁。<sup>[38]</sup>

梁氏所舉山左金石學名家，皆許瀚之至交。許氏乏於財力，僅藏古錢數枚，鏡鑑數面，不足稱家，然收藏金石拓本甚豐，前引跋《姜玉谿大令岱麓訪碑圖》，已可規之。許瀚金石著作，除《攀古小廬雜著》（十二卷，光緒間海豐吳重熹刻本），另有《許印林先生吉金考釋》（一卷）；《攀古小廬古器款識釋文并跋》（一卷）；《攀古小廬古器物銘》（不分卷）；《攀古小廬金文考釋》（不分卷）；《攀古小廬金文集釋》（不分卷，抄本）及《攀古小廬磚瓦文字》（原拓本）、《許印林先生題跋》（抄本）等多種。吳式芬編撰《攔古錄金文》，收許瀚考釋文字百有八篇。《小校經閣金文》、《陶嘉書屋鐘鼎彝器款識目錄》、《濟州金石志》、抄本《許印林遺書》、《攀古小廬文補遺》、《筠清館金石錄》，亦多收許瀚金文考釋文字。

### 5. 影響照邑樸學

許瀚在近世山左學者中，居導源啟後之地位。王獻唐先生於民國十九年（1930）十月三日與傅斯年先生信札言：「先生來函，述及清代漢學正統派。獻唐昔年治學，頗摭拾鄉先輩許印林先生緒餘，以音求義，以義求音，其術殆出于高郵，蓋印林為伯申先生弟子故也。」<sup>[39]</sup>復於《亡友丁伯弢別傳》一文中云：「照邑樸學，導源印林許氏。許從高郵王氏問業，治小學、金石、校讎，皆卓絕。傅小學者，有丁楸五伯才，著《說文韻隸》。繼即竹筠先生，著《毛詩正韻》。後則鼎丞先生，學寢光大。」<sup>[40]</sup>獻唐先生又於《說文解字韻隸序》云：「鄉前輩許印林先生治小學、金石，負海內重望。時同邑從學者三人：為丁少山先生良善，為丁伯才先生楸五，其後則丁竹君先生以此。三君治學各有所專：少山於小學外，兼及金石校勘；竹君專明古音，尤邃精韻例；伯才先生早棄學業，廣羅群籍，日孜孜讀，用力最勤。」<sup>[41]</sup>筆者近年先後研究王獻唐、丁惟汾與許瀚之學術，深知

<sup>[38]</sup> 梁啟超，《近代學風之地理分布》，載於：《飲冰室全集》第14冊，（臺北：中華書局，1936）。

<sup>[39]</sup> 同註30。傅斯年（1896-1950），字孟真，山東聊城人。北京大學畢業。曾在倫敦大學、柏林大學研究。歷任中央大學文史科主任，國立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北京大學教授，國民參政會參政員，北京大學代理校長，臺灣大學校長，中央研究院總幹事。1948年當選院士。有《傅斯年全集》傳世。

<sup>[40]</sup> 丁伯弢（1888-1935），名惟樞，又字奇弢，晚號遁天。山東日照人。王獻唐，《亡友丁伯弢別傳》，《山東文獻》，2：4（1976.12），頁54-56。

<sup>[41]</sup> 丁楸五（1825-1857），《說文解字韻隸》（瑞安：包殷堂，1934年）內附《小傳》云：「楸五字伯才，一字比林，號霖山，日照縣人。弱冠補博士弟子員，旋棄學業。博覽群書，尤好古吉

此三先生之學，實一脈相傳也。王獻唐之學得自丁惟汾（鼎丞）先生。<sup>[42]</sup> 鼎丞先生之學，得自其尊人竹筠（以此）；<sup>[43]</sup> 以此之學，又得自許瀚。知乎三先生之學，則近世山左照邑之學術，大抵可以明矣。

#### 四、馬國翰與許瀚二家在文獻學成就之評析

馬國翰藏書因其歿時無子，藏書幾乎散佚殆盡，幸有蔣士瑀得馬氏外孫李元璣家藏馬氏手稿百餘卷，為之整理刊行《玉函山房手稿存目》，又近人邢藍田六次訪章丘鵝莊蒐羅遺書，得殘卷及手札九十頁<sup>[44]</sup>，其藏書於是得以稍見於世。

張之洞《書目答問》附錄二 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將馬國翰列為經學家；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云：「嘉道以後輯佚家甚多，其專以此為業而所輯以多為貴者，莫如黃奭、馬國翰兩家。黃奭有《漢學堂叢書》，經解86種，通緯56種，子史鈎沈74種。馬國翰有《玉函山房輯佚書》，經部444種（內緯書40種），史部8種，子部178種。右兩家所輯雖富，但其細已甚，往往有兩三條數十字為一種者，且其中有一部分為前人所輯，轉錄而已，不甚足貴。馬氏書每種之首冠以簡短之提要，說明本書來歷及存佚沿革，頗可觀。總而言之，清儒所做輯佚事業甚勤苦，其成績可供後此專家研究資料者亦不少，然畢竟一鈔書匠之能事耳。」梁啟超對輯佚之學評論略有偏頗，惟王重民撰《馬國翰評傳》，推其為清代輯佚第一家，較為平允！

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著錄《玉函山房文集》，論此編云「國翰學殖浮淺，文尤庸劣。（中略）是集文字，可取者少，偶有論列，亦病在識不高，心不細，多似是而非之說。」<sup>[45]</sup>

所謂「識不高」，其來有自。按，馬國翰先後授業之師，如金寶川、呂心源、

---

今文字。從同邑許印林先生受小學，未竟所學，年三十二卒。僅著《說文解字韻隸》十二卷，未刊行。《縣志》有傳。」

[42] 丁惟汾（1874-1954），字鼎丞，山東日照人。有《詒雅堂叢書》六種行世。參見丁原基，丁惟汾先生生平及著述，《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28：1（1995.6），頁143-161。丁原基，丁惟汾先生之學術成就，《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28：2（1995.12），頁163-186。

[43] 丁以此（1846-1921），字竹筠，山東日照人。少遇亂貧困，年十八從許瀚游，得聞古學，專治音韻訓詁。著《毛詩正韻》（四卷）。事蹟具《碑傳集補》卷四十一及章炳麟撰 丁君墓表。

[44] 邢氏訪書見所撰 鵝莊訪書記，《山東省立圖書館季刊》，1：2（1936），頁65-70。

[45] 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臺北：明文書局，1982.2），頁423。

時銘、賈璇等，皆非學術重鎮。至如與其往來交游者，亦多為詩社中人，如道光二十一年（1841）於大明湖結「鷗社」，相互唱和者有周樂、何鄰泉、謝焜、王德容、范垌等，彼以詩名，非文獻學者。又，馬名錦、馬國翰父子兩代雖有功名，均游宦山西、陝西邊邑，無緣結交當世學界名流。惟其兒女親家李廷榮與何紹基昆仲交莫逆<sup>[46]</sup>，所藏何氏墨蹟甚夥；可惜未見彼此有學術之互動。

相對地許瀚於道咸之際，備受學界器重。前引龔自珍詩、謝國楨文，皆推崇許瀚為道咸年間「北方學者第一」，許瀚能得此美譽，略可歸納為下列因素：

### （一）許瀚涉及之學術領域廣泛

元馬端臨撰《文獻通考》，其釋「文獻」一詞云「凡敘事，則本之經史，而參之以歷代會要及百家傳記之書，信而有徵者從之，乖異傳疑者不錄，所謂『文』也。凡論事，則先取當時臣僚之奏疏，次及近代諸儒之評論，以至名流之燕談，稗官之記錄，凡一話一言，可以定典故之得失，證史傳之是非者，則採而錄之，所謂『獻』也。」知早期之文獻，偏重在圖書資料。及乎近世，「文獻」之範圍漸廣，出土文物、金石簡冊之研究，以及整理考定文獻之目錄版本、校讎、輯佚等知識，均屬文獻學之範疇。

前人於文獻學，多從事其中之一部分領域，如馬國翰、黃奭、王謨、王仁俊等，以從事輯佚為主；章學誠在文獻整理方面之貢獻，以《史籍考》為著，則其所從事者，以目錄學為主；張元濟之主要貢獻，於其所主編之各種叢書也，則其重點在目錄版本及編纂。許瀚則能兼顧多項領域而卓然有成。陸心源《金石學錄補》收錄許瀚之名，則其在金石學中之地位，為世人所公認。山東省博物館在出版《楊刻蔡中郎集校勘記》之 前言 中，稱許氏校勘圖書，精審不減顧廣圻、黃蕘圃。

### （二）許瀚在學術及文獻學方面之成就，與其堅實之治學基礎有關

袁行雲《許瀚年譜·序例》云：「他的治學方法，秉承高郵王念孫、引之父

<sup>[46]</sup> 李廷榮（1789-1849），字戟門，號萼村，章丘西鵝莊人。道光九年（1829）進士，累官至順天府尹、直隸通永道，與何紹基昆仲交莫逆，所藏何氏墨蹟甚夥；又為馬國翰兒女姻親，國翰卒後，所有玉函山房金石圖籍多歸其家，包括《玉函山房輯佚書》書版及遺稿等。2000年5月，馬國翰第五世孫李應順於複壁發現書版，捐贈章丘博物館。凡 5,699塊，11,023頁。說見王善榮、李芳、孟慶紅，清代學者馬國翰的雕版，〈中國文物信息網〉，專欄文章（2004.3.19）。

子的餘緒，以訓詁聲韻求義理，復由古文字以求本義及其通假。（中略）但清代號稱小學家者無慮數十百人，能精通文字、聲韻兩門學問的並不多。北方學者除山東孔廣森外，大都不精聲韻。許瀚獨能通曉古文字和古聲韻，並以此為工具，研究古代群籍，這正是他高出同儕的地方。」此論甚是。

許瀚之整理文獻，卓然有成，不僅賴文字聲韻之學識而已，許氏每以金石校讎古籍，復以精審之校讎，編印古籍。以許氏校勘海源閣楊刻《蔡中郎集》為例，共疏證補遺九百餘條，其中每多引金石文字，以為校讎之資，全書所引漢碑幾達四十種。又許氏亦善用類書，每見其徵引《藝文類聚》、《初學記》、《太平御覽》等類書及《文選》、《古文苑》等選集或總集，作為校勘之佐證。又其校勘古籍時，善用文理或文法，以理校法改正前人之訛誤，凡此，可知許氏之治學方法，除賴其文字聲韻之學識外，多賴其博覽群書，熟悉文獻也。

### (三) 得自師友切磋因具宏觀卓識

許瀚之學術成就，固多得於自身之勤奮治學，然其得恩師何凌漢提攜最為幸運。凌漢提供京師寓邸，讓許瀚與紹基、紹業兄弟，同窗硯讀，朝夕過往。擔任浙江學政，復攜其至杭州學署校文，從而結交許多聲氣相投，志同道合之友朋。如：龔自珍（1799—1873）、張穆（1805—1849）、丁晏（1794—1875）、王筠（1784—1854）、汪喜孫（1786—1847）、俞正燮（1775—1840）、苗夔（1783—1857）、吳式芬（1796—1856）、魯一同（1805—1863）、陳介祺（1813—1884）、陳用光（1768—1835）、陳慶鏞（1795—1858）等，皆為篤學向進，不慕聲華之士。諸人當中若張穆、何紹基、魯一同、龔自珍、吳式芬都是活躍於京師宣南地區之重要學者，精研漢學，服膺宋儒，尤其熟於史乘，精輿地之學，留心當世時務，漸起經世致用之學風。<sup>[47]</sup>許瀚與彼等往來密切，因而治學不囿於地域，觀其纂修《濟寧直隸州志》之體例，即是擷取各家精髓而具宏觀視野。

<sup>[47]</sup>「宣南」是指宣武門以南，屬於明清北京城的外城。清順治五年（1648），清廷頒布諭旨，京師實行「滿漢分城居住」，漢人一律遷居外城。宣南成為清代士大夫文人蹤跡常至之處。關於道咸之際學風變遷，參見魏泉，〈十九世紀宣南士風欲經世致用學風的興起〉，《清史研究》（2003.2），頁69-78。

## 五、餘論

山東地處華北，相對地說，交通閉塞，不少學者僻處窮鄉，甚至以蒙訓糊口，其鄉邑亦鮮知其名，如顧炎武與濟陽張爾岐訂交，張猶在蒙塾之中。馬國翰為清代輯佚學大家，但《清史稿》或《清史列傳》中不見其傳記，更因遊宦山、陝邊邑，無緣結交當世學界名流，江藩《漢學師承記》、《國朝宋學淵源記》，未見收錄；僅徐世昌《清儒學案》歸入諸儒學案。甚至耗費畢生心力所輯纂而成之《玉函山房輯佚書》，竟被指盜刻章宗源輯佚書<sup>[48]</sup>，誣枉甚矣。幸有匡源重加整理刊行問世，王重民先生撰《清代兩個大輯佚書家評論》為之翻案表彰。茲編今在清代輯佚學領域，有其不可忽視之地位。

許瀚一生困躓科場，為衣食奔波，其著述及所校勘圖書，多未刊行，或已燬版，或載在他書，未能輯錄成冊。例如《許印林手稿》，今僅殘存數葉而已。又如高均儒為其輯刻《攀古小廬文》僅一冊，版成旋即燬于兵火。又如所校勘諸書之校記，多散見於各書中，僅海源閣楊刻《蔡中郎集》之校記，由輯錄而成書。又如清代金石學家吳式芬《攬古錄金文》及《濟州金石志》等書，頗載許印林說，未能輯錄成書。今有刊本傳世者，僅許氏著述之部分，欲據以探究許氏之學術，難有完整之瞭解。因此，如何將許氏所有著述，彙為一編，俾許氏學術，得以完整面貌呈現，供學者取資探討，實有待來者努力以從事之工作。

(收到日期：94.11.8；修訂接受日期：94.12.12)

[48] 關於誣指《玉函山房輯佚書》為盜章氏著作而來之言論，由朱學勤《增訂匯刻書目》始，蔣式理已作《玉函山房手稿存目書後》三篇為之辨誣，至今《玉函山房輯佚書》為馬氏所出，已為定論。關於此誣說，參見王重民，《清代兩個大輯佚書家評論》；王君南，《玉函山房輯佚書》研究，《書目季刊》，31：1（1997.6）；葉樹聲、許有才，《馬國翰竊章宗源輯佚成果辨》，載於：《清代文獻學簡論》（合肥：安徽大學，2004.1），頁91-96。

## 附錄 馬國翰與許瀚二人年表

中國年	西元年	馬 國 翰			許 瀚		
		歲數	生平事蹟	分期	歲數	生平事蹟	分期
乾隆59年	1794	1		15歲 以前 啟蒙 時期			家居 讀書 時期
乾隆60年	1795	2					
嘉慶1年	1796	3					
嘉慶2年	1797	4			1		
嘉慶3年	1798	5			2		
嘉慶4年	1799	6			3		
嘉慶5年	1800	7			4		
嘉慶6年	1801	8			5		
嘉慶7年	1802	9			6	隨父許致和、課館于外	
嘉慶8年	1803	10			7		
嘉慶9年	1804	11			8		
嘉慶10年	1805	12			9		
嘉慶11年	1806	13			10		
嘉慶12年	1807	14			11		
嘉慶13年	1808	15			12		
嘉慶14年	1809	16		16歲 到 39歲 科舉 求仕 時期	13		
嘉慶15年	1810	17			14		
嘉慶16年	1811	18			15		
嘉慶17年	1812	19			16		
嘉慶18年	1813	20			17	入縣學	
嘉慶19年	1814	21			18		
嘉慶20年	1815	22	館於古祝		19	補州學生員	
嘉慶21年	1816	23	應鄉試		20		
嘉慶22年	1817	24			21		
嘉慶23年	1818	25			22		
嘉慶24年	1819	26	館於冶山		23	赴濟南應鄉試、報罷	
嘉慶25年	1820	27			24	隨父許致和、課館于外	
道光1年	1821	28		25			
道光2年	1822	29	館於鮑山	26			
道光3年	1823	30		27			
道光4年	1824	31		28			

中國年	西元年	馬 國 翰			許 瀚			
		歲數	生平事蹟	分期	歲數	生平事蹟	分期	
道光5年	1825	32		16歲 到 39歲 科舉 求仕 時期	29	在濟南、何凌漢 選拔為貢生	在京 時期	
道光6年	1826	33			30	入京、為國子監 生員		
道光7年	1827	34			31	在京、武英殿重 修《康熙字典》 校錄		
道光8年	1828	35			32			
道光9年	1829	36			33			
道光10年	1830	37			34			
道光11年	1831	38	考中舉人		35	《康熙字典》修 成、敘得「州同」 銜		
道光12年	1832	39	中進士	39歲 至 64歲 仕宦 著述 時期	36	隨浙江學政何凌 漢在杭州學署校 文	校文 讀書	
道光13年	1833	40	至敷城		37	隨新任浙江學政 陳用光在杭州學 署校文		
道光14年	1834	41	任洛川知縣		38	秋，歸日照		
道光15年	1835	42	分校陝甘秋闈		39	隨順天學政吳文 鎔校文，中順天 鄉試舉人		
道光16年	1836	43	石泉知縣		40	應會試，報罷。 應順天學政潘錫 恩，往保定府校 文		
道光17年	1837	44	移任涇陽		41	冬返日照		
道光18年	1838	45	由府行知吏奏准 以刺使升用，返 家養病		42	入都，應會試， 報罷		
道光19年	1839	46			43	冬返日照		日照 講學
道光20年	1840	47			44	應山東濟寧直隸 州知州徐宗幹聘 ，主講漁山書院		
道光21年	1841	48			45	入都，應會試， 報罷。 返濟寧。歲暮 返日照。		



中國年	西元年	馬 國 翰			許 瀚		
		歲數	生平事蹟	分期	歲數	生平事蹟	分期
道光22年	1842	49		39歲 至 64歲 仕宦 著述 時期	46	在濟寧，主講漁山書院	日照 講學
道光23年	1843	50	復任涇陽知縣		47	返日照	
道光24年	1844	51	擢陞隴州知州		48	入都，應會試。報罷。秋至山東沂州府，主講瑯琊書院	
道光25年	1845	52			49	秋赴清江浦	
道光26年	1846	53			50	應南河總督潘錫恩邀校《史籍考》	
道光27年	1847	54			51		
道光28年	1848	55			52		
道光29年	1849	56			53	在日照	坎珂 晚景
道光30年	1850	57			54		
咸豐1年	1851	58			55		
咸豐2年	1852	59	以病乞還、歸老歷城		56	冬至滕縣、任訓導	
咸豐3年	1853	60			57	4月返日照	
咸豐4年	1854	61			58		
咸豐5年	1855	62			59	應浙江學政吳式芬邀赴杭州校文	
咸豐6年	1856	63			60	居沂州	
咸豐7年	1857	64	卒於故里		61	應吳重熹邀抵海豐校吳式芬遺書	
咸豐8年	1858				62	回日照	
咸豐9年	1859				63		
咸豐10年	1860				64	主講奎峰書院	
咸豐11年	1861				65		
同治1年	1862			66			
同治2年	1863			67			
同治3年	1864			68			
同治4年	1865			69			
同治5年	1866			70	70歲卒於故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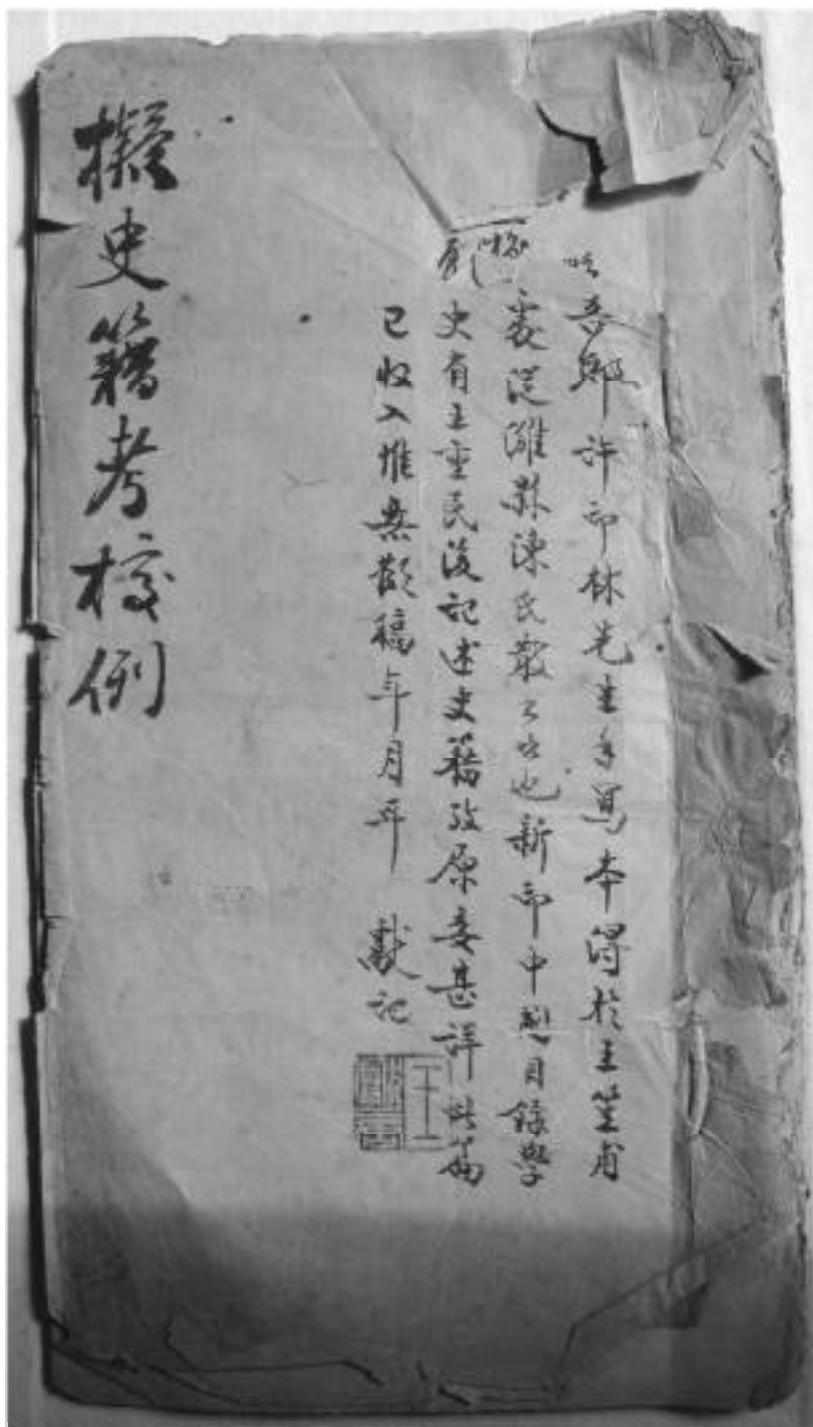
## 參考文獻

- 丁原基。 丁惟汾先生之學術成就 ，《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 28：2 (1995.12)，頁 163-186。
- \_\_\_\_\_。 丁惟汾先生生平及著述 ，《國立中央圖書館館刊》，新 28：1 (1995.6)，頁143-161。
- \_\_\_\_\_。 略論章學誠及許瀚於目錄學觀點之異同—以《史籍考》修纂為例 ，載於：陳仕華主編，《章學誠研究論叢—第四屆中國文獻學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2005.2)，頁481-503。
- \_\_\_\_\_。《許瀚之文獻學研究》(臺北：華正書局，1999.3)。
- 王君南。《玉函山房輯佚書》研究 ，《中國書目季刊》，31：1 (1997.6)。
- 王重民。 清代兩個大輯佚書家評論 ，《中國目錄學史論叢》(北京：中華書局，1984)。
- \_\_\_\_\_。 清代兩個大輯佚書家評論 ，《輔仁學志》，3：1 (1932)。
- 王紹曾、沙嘉孫。 吳重熹 ，載於：《山東藏書家史略》(濟南：山東大學，1992.12)，頁 247-248。
- 王善榮、李芳、孟慶紅。 清代學者馬國翰的雕版 ，《中國文物信息網》，專欄文章 (2004.3.19)。
- 王獻唐。 亡友丁伯弢別傳 ，《山東文獻》，2：4 (1976.12)，頁54-56。
- 匡 源。《玉函山房輯佚書》(清光緒九年(1883)長沙瑯嬛館補校刊本)，收入《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1997)；
- 李梅訓。 馬國翰著述考論 ，載於：山東師範大學齊魯文化研究中心編，《齊魯文化研究》，總第二輯 (2003.12)，頁209-217。
- 李慈銘。《越縵堂讀書記》卷十一 (上海：上海書店，2000)。
- 杜澤遜。影印《玉函山房藏書簿錄》序，載於：《玉函山房藏書簿錄》書首 (北京：北京圖書館，2001.6)。
- 邢藍田。 鵝莊訪書記 ，《山東省立圖書館季刊》，1：2 (1936)，頁65-70。
- 邱德修。《玉函山房輯佚書》檢索 ，《中國書目季刊》，24：1 (1990.6)，頁106-138。
- 邱麗玟。《馬國翰及其 玉函山房藏書簿錄 研究》(臺北：臺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2005.7)。
- 洪湛侯。《中國文獻學要籍解題》(杭州：杭州大學，1997)。
- 馬國翰。《玉函山房藏書簿錄》(北京：北京圖書館，2001.6)，13冊。
- \_\_\_\_\_。《藏書簿錄》二十五卷，道光二十九年(1849)在隴州任內刻竣。
- 馬國翰輯。《玉函山房輯佚書》(京都：中文，1979)。
- 張舜徽。《清人文集別錄》(臺北：明文書局，1982.2)。
- 梁啟超。《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臺灣中華書局，1975.10，臺八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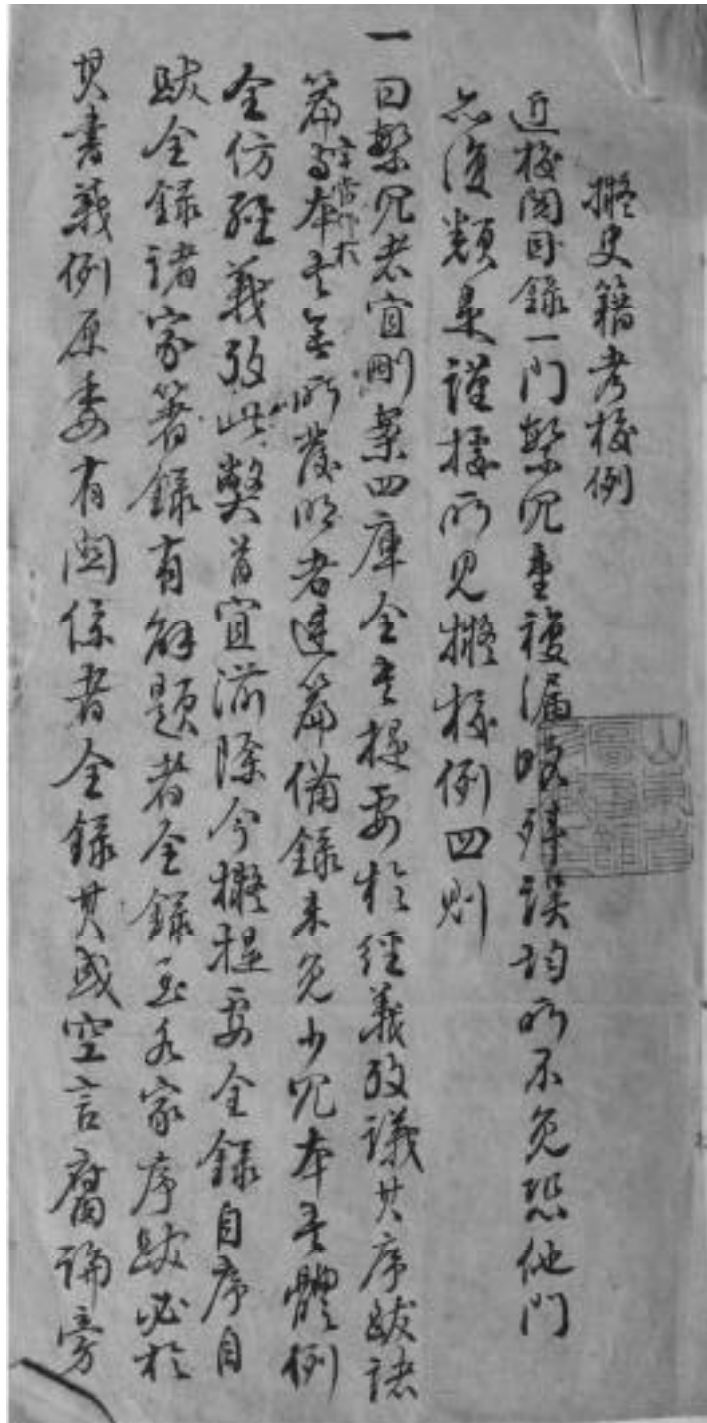
- \_\_\_\_\_。《近代學風之地理分布》，載於：《飲冰室全集》第14冊，（臺北：中華書局，1936）。
- 陳鴻森。續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經部辯證，載於：《臺大文史哲學報》，55（2001.11），頁375-377。
- 葉樹聲、許有才。馬國翰竊章宗源輯佚成果辨，載於：《清代文獻學簡論》（合肥：安徽大學，2004.1），頁91-96。
- 葉樹聲、許有才。《清代文獻學簡論》（合肥：安徽大學，2004.1），頁85-86。
- 蔣茁生。楊鐸，載於：《墨林今話續編》（臺北：明文，1985）。
- 鄭偉章。《文獻家通考》（北京：中華書局，1999），頁778。
- 謝國楨。讀明清文史書籍題記，載於：《文史》，第7輯，頁116。
- 魏泉。十九世紀宣南士風欲經世致用學風的興起，載於：《清史研究》（2003.2），頁69-78。



圖一：許瀚殘碑拓本，2005年7月於山東省日照市嵐山區發現。  
 （拓本提供，張曉輝先生）



圖二：許瀚撰《史籍考校例》手稿書影之一，原件今藏山東省立博物館。



圖三：許瀚撰《史籍考校例》手稿書影之二，原件今藏山東省立博物館。



圖四：許瀚撰 求古韻八例 手稿書影，原件今藏山東省立博物館。

# Two 19th-century Shan Dong Documentaries Scholars : Guo-nan Ma, and Han Xu

Yuan-jee Ding

## Abstract

Guo-han Ma ( a native of LiCheng, Shandong province ) and Han Xu ( a native of RiZhao, Shandong province ) are two distinguished scholars in the Ching Dynasty ( nineteenth century ) . They inherited the Qian-Jia scholarly tradition and spirits and devoted all their lives to rigorous research in the Documentary Science field. GuoHan Ma was most accomplished in the areas of Bibliographical Study and Lost-edition Reconstruction. Han Xu, on the other hand, was outstanding in the areas of Epigraphy, Xiao-Xue, Bibliographical Study, Emendation, and Local Chronicle Study. In spite of their accomplishments, their works were not received enough attention to be published in time due to the remote location of Shandong Province ( i.e., East of Mountain “ Tai ” ) where they resided. Consequently, they were not as popular as those contemporary scholars, such as ShaoJi Ho, XiSuan Wang, JengXie Yu, and TzeJen Gong.

---

**Keywords ( 關鍵詞 )** : Documentary Science ; Guo-han Ma ; Han Xu ; Shan Dong Documentary  
清代學術 ; 文獻學 ; 馬國翰 ; 玉函山房 ; 許瀚 ; 許印林

Yuan-jee Ding :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 Director, Soochow University Library ;  
E-mail: ting6153@scu.edu.tw



The author has been studying Shandong scholars for a decade and hopes to shed some light on the influence and contributions of GuoHan Ma and Han Xu to the Documentary Science field through the discussions of their backgrounds and works.